

# 福馬林季

墨微

一直對死屍有種發自原始性及傳統性的恐懼。當在無可避免之下，我遇見了“它”……僵直地伸着四肢，施以千斤重錘壓迫着解剖台，睡冷了冰涼底一方石板，當世界在“它”眼底幻滅時……，受過福馬林洗禮的面孔，只殘餘一呆滯無任何表情的模型，緊閉着雙眼，無光、無光，緊鎖着呈灰白的嘴唇，有多少無言底抗議；扭曲的拳頭似乎想在這透明的空間抓住點什麼，塗滿身深古褐色，好難過的褐，叫人無法不憶起炎夏馬路工人健康而黝黑底膚色了。助教說：「這可能是具無名屍……」，哦！還是個無根底遊魂，何處是歸程？怪命運對“它”的安排！

“以死的生命孕育活的下一代”，誰

敢斷言這些呼吸着腐朽，呼吸着福馬林、在日光燈與汗珠下埋頭尋條理脈的醫學子們將來不成爲濟世活人的真正醫師，也許救人底靈感即寓於此一刀一刀的割剖呢？死者有知，也該爲“它”無奈的今日少幾聲嘆息吧！

那紗窗外探頭探腦的一群，帶幾分好奇，帶幾分害怕，他們是想窺“死亡”：隔一透明，隔一無形，劃分了生與死的界限，“死”在於被“生”宣判了“死亡”……瞳孔無反射作用，心臟停止跳動……“死”可能無覺，它不再耿耿繫懷於活人世界底喜憂榮辱，它不曾帶走一物，所以它不用爲任何東西桎梏，它拋下世間的喜怒哀樂，所以它一無牽掛；“死”且可能有覺，它正嘲弄懷抱着各種不同心思的人群——何用苦苦計較如此！灑脫些吧！萬物皆將歸於塵土，何分你我！“試且放開那些自我奴役的東西，你會活得輕鬆些呢！”

× × × × × × × × × × × ×

四月的早晨，一個可愛的小男孩，帶來一首詩，一首不成熟的小詩與一顆充滿了漪漣的心：「有妳！有妳！有滿三月底玲瓏；有妳，有一串風鈴底……」，春天該屬於他稚氣亮晶晶的眼睛，是那個幸福的女孩子呢！戀愛底美麗的故事自恒古就被詩人歌頌着，詩人說：「我的心是荒野之鳥，在你的雙眸中找到了牠的天空。」這小男孩找到了什麼呢？一個屬於投視片刻

間的秘密，光與光底交會。分享着他底喜悅，不禁想着：「石板路旁，柔柔的綠草，搖曳着孕滿風裙底影子，踉蹌風，踉蹌風……」如果我能對他說些什麼的話，那只有深深由衷的祝福了。

× × × × × × × × × × × ×

送你一盒鮮花，只爲了點綴妳滿室的清幽，有玫瑰嬌嫩依人，有野菊玉立挺拔，有海芋純白憐人，都是代表一個新的友誼的，妳告訴我，妳愛那種逗人生憐的小花，雪白的花瓣，點着鵝黃的心，無涯銀色的雪地上，有千隻黃色的小眼睛，我知道那是一部法國電影“幸福”裏面，被那女導演輕輕地勾劃出來的一瓶花，有切於腦海鮮明底印象，驚異於妳我共同底感受，一瞬間我似乎擁有了一點東西；妳還告訴我一個好美的名字“它叫瑪嘉俐特”。也是個上教堂的星期天，遠遠的看見一個手中捧一束“瑪嘉俐特”的小女孩，衝着我笑笑是妳，好開心的模樣，水藍色的裙子在陽光下，更襯托出了妳底清新，祛除了昔日的野，妳那天好溫柔，好溫柔，妳帶着那一束花和我一道上教堂，我眨眨眼對妳耳語：「妳喜歡誰，拋一朵給他吧！」，妳又笑了，笑得好靚，是啥撲上了妳微紅的雙頰？妳默默的走着，我喜歡妳不發一言抿嘴的笑。那個夜晚，妳踏滿地星光回來，妳說：「那束花，在車上我給了一個大大眼睛六歲的小男孩。」，妳眸子中閃的是纖弱自……，我愛妳。

妳眸子中閃的是纖弱自……，我愛妳。